

早就听说过位于襄洛古道上的半扎寨,先前以为,随着历史变迁,这座古镇早已淹没于卷边黄卷,沦为一处名不见经传的小景点。收到董新铎兄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半扎寨》时,我正俗事缠身,小说在书柜月余。近日闲暇,潜水微澜,一只喜鹊自西向东喊来暮色,翻开带着淡淡墨香的作品,小说浓香型的诱惑促使我随着神奇的笔墨走进半扎寨。

《半扎寨》依托的历史背景波澜壮阔,洪秀全的军师赵监这一特定人物贯穿始终,故事跌宕起伏,耐人寻味,场景对白,语言转换,彰显作者丰厚的积累,足见新铎兄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和对人物眉宇之间差之毫厘的精妙拿捏。

首先来谈谈作者对于场景的把控。“黄昏时,山风悄然而至,原本稀疏的雪花此时密了许多,群蝶般眼前乱舞。”小说开篇,清瘦的林子、驼铃,捂紧领口的主人公,仿佛从字里行间跃然纸上。

作者介绍这座寨子时这样写道:“条石铺就的街面上零星地趴着些黝黑的驼粪,一层浅雪并未将街面罩得严实,留下斑斑黑块。担着担子游街卖油茶的商贩揣着手伸长脖子吆喝:‘油茶啦,正宗的武陟油茶,外带油条热的,这憨憨的叫卖声打破了寨子清晨的宁静。’”

条石、驼粪、油茶、油条。寥寥数语,用一幅暗黄的宣纸把半扎寨清晰地呈现给了读者。书中暗表,这是一个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驿站商路,在中原能够见到骆驼的一定是茶马古道或丝绸之路上的某个节点,而武陟油茶恰恰是中原名吃,绝配的油条更见证了这座古寨的地理方位,足见作者的娴熟功力。

作者侧重人物对话的同时,穿插以景物描写推动故事发展,以及人物内心或慌乱,或纠结,或无助的情感表达,比

如第二章结尾处:“一只猫头鹰的啼鸣划过低空,一点点消失在山路远方,天色将晚,远山近岭一派幽暗,只一侧线一般的溪流上闪着晶莹的光。”猫头鹰诡秘的叫声,天空紧锁的眉头,让读者不禁为小说人物的未来捏一把汗。

另外,小说语言叙述张弛有度,特别是在章节之间,往往以白描的手法为读者留下遐思,或用恰到好处景物描

来也怪,这生意搭锯就有末”等等不一而足。另外,小说中方言的运用生动、形象、典型、恰到好处,读起来趣味温暖,具有强大的亲和力,一枚枚散落在各个章节人物对话中,不失为妙笔。

尽管作者对于人物对话描写非常娴熟,我更中意的却是作者对塑造人物外在的描写,比如服饰、外貌表情、眼神或者草木生灵等。小说中和赵监构成

命运跌宕起伏,这头与之朝夕相伴的毛驴随着赵监的离世“忽然听见破庙里传来赵监毛驴的嘶鸣声,这嘶鸣声响彻苍穹”“这声音此起彼伏,渐渐地随寒风隐去”。

最后来谈谈爱情。把一部小说注入明晰的情感是鲜活的,不可或缺的,沿着主线的脉络给主人公或者故事撑起丰满的骨肉。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秦珮和赵监因为各自经历复杂,都有从上层社会沦落民间的经历,让他们彼此惺惺相惜,进而出现男女之间的莫名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种感情直至结局,也只是在内心的杨树林感受彼此无奈的蝉鸣罢了。

文章写道:“赵监正不知所措,倒是秦珮开口责怪道:‘这么晚了还出寨子,也不事先说一声,不是守寨子的寨丁说你出寨了,不定把人急成什么样!’”再有:“秦珮轻轻地把手袋塞进被子里,而后喃喃道:‘你不是说,恩深几于仇吗?真想杀了你。’”还有:“临出门,瞥了一眼赵监,赵监立时觉得痒痒的似有一枚鹅毛自胸前滑过,这鹅毛像是滑过胸前,掠过腋下,奔后背去了。”人间情事,个中滋味在细品慢读之间滋生几多感慨。

掩卷品茗,小说语言精致且不落俗套,哪怕是小人物的对话也做到了自然在理。新铎兄对情节的把握已经做到如在掌中,对于脉络的进展,隐而不露,处处伏笔,章章悬疑,娓娓道来之中让读者进入场景不能自己。

闭目间,小说中的人物不时在脑海中浮现,像昨晚碰杯的友人,店里擦肩的乡音、围观热闹的相邻,让人唏嘘感慨。

这是新铎兄的第二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从《临津寨》到《半扎寨》,我总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听说他的第三部小说《风穴寺》即将付梓,好让人期待。

笔墨随意境 在半扎寨神秘推演

——浅评董新铎的《半扎寨》

◎赵洪亮(河南平顶山)



写,为小说的进一步推演做好铺垫。比如第八章写道:“带来水墨晨曦初现,薄雾渐消,山寨的黎明原是一天中最为静谧的时候,小北河逶迤东下,万泉河静静流淌,两河夹角处的半扎寨水汽集聚,白露密浮于灰瓦之上,轻雾前罩于树梢之间,犬睡鸡歇,人懒马倦,偶尔有早起的商家冷不丁一声叫卖,恰像一枚柿子熟落于平静的湖面,涟漪过后,依旧水面如镜。”这种对景物的描写,让小说更生活化,更真实,妥帖之余,暗自佩服新铎老兄对章节把握的缜密。

人物间的对话更是精妙绝伦,比如“人家正瞌睡时,你想给人家送枕头去”“没办法,亲戚连着筋,不管又不行”“说

人物关系的有十六七人之多,在这里列举一二。

第八章中关于匪首张悉的描写:“忽见一人在人群中闪了一下便消失不见。这人头戴狗皮帽子,小脸被耷拉下来的护耳掩去一半,他鼻翼旁趴着的土鳖般的黑痣给赵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人物活灵活现,既写出了出没荒山野岭杀人越货的土匪形象,又道出了其不同常人的神秘,吸引读者去文中探个究竟。

在章节里,我特别注意到一些细节,小说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那头驴,对于这头驴诙谐幽默的描写,为段落间的铺垫加分不少。特别是随着主人公

在那个小店,我遇到了那个姑娘。其实,我和那个姑娘几乎同时进的小店。

小店叫“骨里香”,这个名字对吃货们很诱人。玻璃隔开的柜台里有卤肉、凤爪、鸡胗、鸡肝、凉皮、石花菜、面筋、莲菜、变蛋、黄瓜等,它们幽幽地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进了店,才发现老板不在。“正吃饭时间,老板怎么能不在呢!”今儿心情不错,我语言出奇得溜。“就是,怎么能不在啊!”姑娘也附和。

红鸭绒袄,紧身裤,还留了个超飒的海清头,姑娘很漂亮。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取几样小菜,你也取几样小菜,凭感觉给菜定个价钱,用微信付款,若有人问,咱俩就互相证明,如何?”

“有点意思!”姑娘扑哧一声笑了,俊俏的脸蛋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咣,门响了,女老板一阵风跑进来,是个大姐。大姐紧着道歉:“对不起啊,有点事,出去了一趟。让你俩久等了。要什么菜?”

我看看姑娘:“你先来吧。”姑娘笑了笑,要了几个菜,女老板称重、算账,姑娘用微信付了钱。

咣,门又响了,一个满身酒气的黑胖男人晃悠悠地进来:“你,你,再给我1000块,要不,没完!”说着,黑胖男人猛击了一下柜台。

姑娘吃了一吓,退后一步。“天底下,怎么有你这样的男人,两

个孩子都不养,靠女人混吃喝,要钱,没有!”大姐情绪激动起来。

“给,还是不给?”黑胖男人满脸横肉立了起来,一抖手,脱下棉衣,啪的摔在柜台前,踹开门,一把揪住大姐的头



局外人

◎贺敬涛(河南平顶山)

发,拽到店外。

大姐惨叫着用拳头一下一下击打男人,很显然,臂短力弱,男人伸长了胳膊,大姐只是空抡拳头,像只无助的鸟儿振翅扑腾。男人得意起来,右手揪住大姐头发,左手掐腰,撇着大嘴,不屑地环顾着四周。

“大哥,怎么能打女人呢,有话好好说!”姑娘劝。

“娶来的媳妇,牵来的马,想打我就打,关你屁事!”黑胖男人说着伸出左手朝女人脸上打了一巴掌,女人呜呜地哭着拼命反击。黑胖男人不高兴了,从裤兜里嗖地摸出一把弹簧刀来。

“大哥,打女人真不好。”姑娘又紧着劝。

黑胖男人抬腿一脚把女人踹了出去,折身过来,晃晃刀,一脸坏笑:“姑娘说话真好听,打女人不好,那,怎么是好

力,开始收势。

男人气短了,黑脸开始变紫,嘴里嘟囔着,手脚瘫软起来。

“砰”只觉脑门生风,回头看见一个小小子丢下木棒正飞跑而去。

想站起身,头却疼得厉害,血从额头流下挡住了眼睛。我冲姑娘喊:“快报警!”

高高的支架上倒挂着滴液瓶,一根细长的管子曲曲弯弯地钻进胳膊。

“醒了!你女朋友守了你一夜。”护士走过来。

“她呢?”

“出去了。”

“醒了!”姑娘推门进来,怀里抱着一大束鲜花,夸张地瞪着俊俏的眼睛:“了不得,一不小心,认识了一位英雄。刚才,去派出所录了证词,打你木棒的坏小子也逮住了,是那黑胖男人的小兄弟。一会晚报的记者还要来采访你哩!”

姑娘坐下,轻声问:“哎,大侠,制止黑胖男人时,你说女人娶过来不是打的,那是干什么的啊?”

“是用来疼的。”

姑娘脸红了,眼睛却潮了。

我问姑娘:“那黑胖男人被我锁住时一直在嘟囔,说的什么?”

“他一直在喊,‘你一个局外人,我打媳妇,关你鸟事。’”姑娘捏住自己脖子,学着黑胖男人的腔调。

“碰上这种事,谁不是局外人!当今这社会,总会有人管。”我坐直了身子。